

近代世界对华印象

韩淑芳◎主编

在中国 生活和运动

[英] 奥利弗G. 雷迪◎著

马成昌◎译

随英商雷迪一起穿越时空
在清朝末期的中国生活和运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在中国生活和运动

[英]奥利弗G.雷迪◎著

马成昌◎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中国生活和运动 / (英) 奥利弗·G. 雷迪著；马成昌译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1
(近代世界对华印象 / 韩淑芳主编)

ISBN 978 - 7 - 5205 - 0816 - 2

I. ①在… II. ①奥… ②马…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史料 IV. ①K25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4858 号

责任编辑：李军政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真：010 - 81136655
印装：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10 × 1020 1/16
印张：10.75
字数：100 千字
版次：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版说明

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大量外国人来华，或居住，或经商，或考察，或传教，或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记录下了在华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感。

翻阅这些浸染着岁月沧桑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别样的视角描述的中华辽阔的大地、壮美的山河、悠久的历史，当然，还有贫穷落后的社会和苦难深重的人民。我们选择其中“亲历、亲见、亲闻”性的文字及历史图片资料，比如裴丽珠女士的《北京纪胜》、利特尔先生的考察记《穿越扬子江峡谷》、乔斯林勋爵的《随军六月记》等等，编辑本丛书，以期为了解、研究近代中国提供助力。

这些异域的作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生活背景，在给我们带来观察、审视近代中国别样角度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失之因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了解而产生误会与误读，甚至是偏见。虽然，本丛书重在采择“亲历、亲见、亲闻”的叙述性文字，对整章整节等大量议论、评价类文字进行了删节，但作者的观点和情感常常是渗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的，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予以注意。

此外，有些作品中的地名、人名是作者根据当地百姓的口语发音记录下来的，时至今日已不可考，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只能根据语音翻译，特此说明。

编者

2018年8月

前言

英国公众之所以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原因在于缺乏亲身体验，而这种体验只有在这个国家居住过后才能获得。

在这本小书中，我呈现给读者的是我见闻的梗概，告诉他们住在中国的欧洲人的生活状况——娱乐、工作，以及每天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当代中国社会犹如一本让人着迷的大书，每天都有很多报纸、杂志和学术著作在报道它的故事。而我这本小书，读者可以把它当作中国这本“大书”的一个序言。

在这里，我仅浅显地陈述一些事情，并无意深入探讨远东地区的一些复杂问题。尽管如此，这本书可能也会引起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在此希望各位专家能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中国这个拥有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庞大帝国，是一个文明且历史悠久的国家，其源头比西方历史的黎明还要早很多年。它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已经深深融入这个民族的机体中，并沉淀为其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那里有肥沃的平原、荒芜的沙漠、高耸的山峦、奔腾的河流、酷暑和严寒、致命的洪水、残酷的饥荒和令人憎恶的传染病，这一切总会引人思考，并促使他去追问：“欧洲打算在这里做什么？”“她是希望征服这里？还是

改变这里？抑或是净化这里？”

在这个国家居住了十二年后，我真正感受到，这个国家可能被列强用武力征服。事实上，她已经被征服了，尽管不是通过军事手段。但中国反过来也将缓慢地征服那些西方入侵者。另外，如果这种态势得不到抑制，她将会通过廉价劳动力和不懈的辛劳去征服邻国。

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如下这些朋友：T. 蔡尔德夫人、T. T. H. 弗古森、A. J. E. 阿伦、卡洛斯·卡波拉尔与已故的H. 霍尔先生。

目录

第一章 在华英国人的生活 /1
第二章 仆人与商人 /19
第三章 狩猎 /35
第四章 骑马 /53
第五章 帆船 /69
第六章 欢乐的聚会 /85
第七章 在北京 /99
第八章 只言片语 /117
第九章 一个故事 /137
第十章 我的观点 /149

第一章

在华英国人的生活

对大多数国内的英国人来说，我们这些在华英国人的生活，就像一本密封的书。如果他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肯定会对华产生各种偏见，因为他们对这里生活环境全然无知，压根不知道中国也有高温酷热的天气，而且满脑子都是中国战乱不止的想法。

“到中国去”这个想法总会让人吃惊，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轻率的决定。人们常常会问一些问题：我们是否用筷子吃东西、那里是否总是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们是否喜欢中国人。在被问到这些老套的问题时，我总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就像碰见一个讨厌的怪物一样。

早期，我们在广州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其中有一项特别的生意，就是经营从印度运过来的鸦片。由于中国政府敌视英国商人，反对他们把鸦片卖给中国，所以争端不断，从而导致了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香港这个贫瘠的小岛；同时还迫使中国开放了包括广州和上海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中，海岸线往里约半英里的

土地都是外国人的专属居住地，而且住在那里的大多都是英国人。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20年后英法联合进攻中国，又要求外国公使能常驻北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人在中国领地的居住权。

这两次战争之后，中国与列强还签订了一系列其他条约。这些条约只是一些补充条款，不过通过它们中国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一些毗邻口岸的土地使用权也得到了承认。我们在中国的超然地位，正是这些条约积累的结果，它们也保证了我们的在华特权——欧洲人无论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只能交由自己国家的领事来处置。

中国现在大约有30多个通商口岸，大部分口岸内都有外国人的居住点或租借地。尽管名义上是从中国政府那里租来的土地，但其中一些港口从来都没有被外国人利用过，也没有外国人在那里搞开发建设。这些通商口岸都是大英帝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那里非常干净，也很有秩序，且不允许中国人居住，所有的欧洲人都可以在那里安全舒适地生活。

来华的居民中有一位英国领事，他代表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其他外国官员交往，并且是本国居民的法官。还会有一个英国医生在各处行医，不过他一般不去几个小的口岸。

通常情况下，这些租借地四周都建有围墙，夜间会锁上大门，以防止当地居民进来。这些地方都修建了良好的排水系统，修筑了宽敞的道路，安装了明亮的路灯；在水边风景宜人的地方设置了公共座位，种植了树木，还建了带花园的漂亮房子。这些地方会有一个教堂和很多俱乐部，俱乐部里会有台球桌和许多从西方引进的奢侈品；这些地方还会有一个管理本地事务的市政委员会；一个由当地警察或印度锡克人组成的警察

局，他们在英国人的监管下负责维持街道的秩序。

像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也有类似的定居点，但数量不多，在这里我所说的仅是我们国家的定居点。

港口或码头上经常停泊着一些被废弃的大船，它们通过一排浮舟与海岸相连。这些大船曾经是上等的远洋轮船，但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人们把它们拆除后作为浮动仓库来使用，来港的轮船可以靠在边上下客和卸货。在其他一些地方，一些大船停泊在河中央。在这些大船和废弃大船之间有很多码头，运货的船只在它们之间不停地往来，一群吵吵闹闹的苦力则负责装卸货物。

海滩上挤满了本地帆船，它们只悬挂半旗，以表示船中有木柴、大米、煤炭等商品正在出售。

经领事允许，租界或外面的中国居住点里，有两三家由中国人、帕西人或日本人经营的日用品商店和肉铺，这主要是为了给外国人提供食品、面包、肉类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

因为这里的欧洲人很少，所以大家彼此间都很熟悉。大家几乎都是随身不带现金，买东西时只用签一份欠条就可以，上面写有你花费的银圆或零钱的数额。比如，在俱乐部里，你叫了两杯雪利酒和一杯竹酒（半杯雪利酒与半杯苦艾酒混合），这时服务员会拿来这些东西和一个已经写好的商品清单，经检查确认无误后你只需签名确认即可，月末你付过款后就可以把它撕掉了，然后就再也看不到它了。

又比如，碰上在教堂做奉献仪式需要捐款的时候，铅笔和纸就放在教堂周围，方便会众写下捐款的数额，写好的字条会被折起放进口袋里。第二天，教堂的苦力就会把字条送到你家里，通知你付钱。这种写欠条的方式虽然方便，但也有一个陷

阱，因为签一个欠条很容易，而且金额看上去要比付现金少，但当每月的总钱数出来以后，你一定会认为弄错了。唉！但仔细核对以后才真正发现，你签的字总比你想象的要多。

欧洲人普遍使用银圆，虽然以前的估价是五先令，但现在的价值大约是一先令又七便士。而其他的硬币还有面值为 50、20、10 和 5 分的零钱，以及 1 分和 2 分的铜板。

一般情况下，中国使用的标准货币是铜钱。一枚铜钱大约值一先令，其价值相当于法新^①的八分之一。每枚硬币的中心都有一个方孔，大小足以容纳一根粗线。通常是先把 100 枚钱穿成一捆，每捆的大小、形状和一根香肠差不多；然后再把这十捆钱穿在一起。这样 1000 枚钱就相当于 10 根香肠了。这条绳子上的钱大约相当于半顶皇冠，由于它太沉了，通常都吊在肩上。

发音和“传说 (tale)”一样的“银两 (tael)”，根本不是一枚硬币，而是一盎司的银子。银两有很多种，每种银两都以其纯度或成色来估价，而它的纯度则决定于银矿的品质。

当一位中国人向一位欧洲人出售本地产品时，他总是牢牢记住它的实际价格，然后给出一个与美元或银两相对应的价格，而不管白银的价格是多少。各类交易换算也都按这样的方式进行，每一笔交易的要价都是根据个人的估值而定。

中国的整个货币体系非常混乱，而且被很多当地的银行搞得很复杂——它们都有自己的纸币在市场上流通。在交易过程中，由于汇率会有波动，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欧洲人除美元和美分以外，很少用其他货币，因为它们有其特定的价值标

① 英国旧时铜币，相当于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

准。英国人在一些租借地上已经建成了自己的小城镇。这些城镇自建成以后获得了很大成功，现在规模开始扩大且经济也在不断增长。但另有一些租借地，在经历过最初的繁荣之后就停滞不前了，似乎正逐渐回到中国人手中。它们不仅允许大量中国人在租借地上居住，而且允许他们在那拥有财产。这显然违反了条约规定。

上海位于长江口附近，大约有六七千名外国人居住在这里。它非常繁华，是中国北方通商口岸中的一个大城市。这些口岸通常被称作“外埠”。而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在南方的地位与上海在北方的地位一样。

几乎所有外埠都可通过电报与上海或香港相联系，并通过这两个地方与外界进行沟通。邮政服务则是通过来往于两地的客船和货船来完成。这些轮船在这两个商业中心都设有集散地。因此，无论你住在哪个港口，你都可以与另一个港口沟通思想和进行商业往来。从它们那里来的报纸，也许在发行几天后才能到，但对于那些住在偏远地方的人来说，它仍然是新鲜的读物。从它们那里会驶来很多炮舰，除了保护我们外，这些炮舰还带来了众多欢快的海员——他们是到这里来度假的，以及带着各种帽子、靴子、枪支、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商人。对我们来说，到这两个地方就等于回家。这两个度假圣地为我们提供了舒适的物质环境；通过它们就像透过窗户一样，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都有很多带有西方风格的东西，如美丽的洋房、电灯、漂亮的道路、马匹和马车，以及公共花园里的乐队和随时都能收发的电报。因此，外埠的生活虽然有时很单调，但往往更有趣，因为无聊的情绪会被外国社会中的一

些乐趣所掩盖，而且你还可以近距离接触中国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在太阳底下打量这个古老而有趣的民族，她还是有许多吸引你的地方。另外，这里有许多户外运动和生活设施，即使是最挑剔的人，对此也会感到很知足。

从最北边到最南边，从东部海岸到最贫穷的西部，也就是沿着整个海岸线上溯一千四百英里，从长江再延伸至重庆，英国企业就像藤壶一样附着在中国这个庞大的有机体上，支配着她与其他国家的巨大贸易。而外埠则像东方“异教徒”沙漠里的那一片片清澈的绿洲。对有三五百欧洲人居住的地方来说，路经此地的船只非常重要，那是他们生活补给的重要来源。

在这小小的殖民社会中，生活是快乐还是单调，主要取决于居住者自身。几乎每个离家来此的人，都是同伴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有过人之处，要么有商业头脑；要么体格健壮能够忍受极端气候的考验；要么聪明过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或是集这些优点于一身。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也有迷人的人格魅力。

一方面，许多这样的人聚集在一个小地方相互合作成了朋友，如果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都来到这里，这就更好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个性鲜明，彼此还是商业竞争对手，所以可能会争吵。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放弃所有的社交和乐趣，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到一个彼此之间关系不太融洽的外埠口岸，短时期内，你会觉得挺有意思。但是时间一长，在发生争吵之后，特别是在雨季阴沉潮湿的天气里——因为太潮湿而不能外出——生活就会变得非常单调无聊。因为生活空间非常有限，你每天不得不和一些脾气暴躁或者献媚讨好的人打交道。

这样的生活不是单调就是令人烦躁。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嫉妒心强、性格高傲，每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越来越多的人会离开口岸，做礼拜的人也减少了。夜晚在岸边树下的漫步，也好像从一个愉快的家庭聚会，变成了像一场葬礼上的集会，定居点慢慢就会失去其原有的生机与活力。

而在一个彼此之间关系融洽的外埠口岸，就会与上面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那里的人们聚在一起，相互之间热情以待，人们都觉得自己是同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在那里，你可以随便走进邻居家，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躺在阳台的长椅上，悠悠地荡着秋千，懒洋洋地挥着小扇子等着主人归来。令人愉快的是，在类似的情形下，你的朋友也会这样待在你的房间里。这才是你想在外国生活的真正魅力。那些美丽的黄昏，柔和而温暖的空气，满圆的月亮，这是我在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我们一群人把船停泊在湖面上，在凉爽的风中进餐；回程中有雪茄和咖啡，回家的路上也有歌声相伴。这一切让我们忆起了往昔时光，那月光如水的湖面上记载了我们甜蜜但又伤感的情怀。

每年春季和秋季都有件最重要的事情——赛马。

许多通商口岸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赛马场。赛马场通常是圆形的，赛道周围还有一些娱乐设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训练一两匹小马。在这里赛马，即便他因某事大发雷霆，也不必担心会因此而惹恼英格兰纽马克特跑马场的大亨。在赛会举办的几个星期前，越接近比赛情绪会越紧张。大家谈论的纯粹是马的事情，除非不赛马的人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但没有人会大胆地说夺标热门马匹的坏话。俱乐部的赛马也会引起赌徒的强烈兴趣。当自认为了解实情的人参与到赛马赌博游戏中时，结果